

复合方位词
「前后」「左右」「上下」研究

□王红厂 著

南开汉院博士文库

主编 石锋 施向东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汉院博士文库

主编 / 石锋 施向东

复合方位词“前后”“左右” “上下”研究

王红厂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合方位词“前后”“左右”“上下”研究 / 王红厂
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12
(南开汉院博士文库)
ISBN 978-7-310-03301-0

I. 复… II. 王… III. 汉语—名词—研究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84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2 插页 141 千字

定价: 1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南开汉院博士文库 序

“博士”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到秦代成为一种官职名。《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汉朝以后，历代都设置博士之官，掌管礼乐、祭祀、法律、教育、讲经、天文、历法、壶漏、音律、医药、卜筮等事务，都是学养醇厚、博古通今之人才能胜任的。

这一称谓也是对具有专门技艺的人的称呼。比如明代《何氏语林》：“骆宾王文好数对，号算博士。”清代陆廷灿《续茶经》：“是又呼陆羽为茶博士也。”后来流传到民间，对有一技之长的人也称为博士。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明代洪楹《清平山堂话本》中有“染坊博士”、“花博士”、“茶博士”诸种称谓，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也有“染博士”的说法。

及至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和学位体系传到东方，日本人首先用“博士”这个汉语借词翻译 Doctor，然后汉语又从日语中回借了这个词。这就使这一名称的含义接近了它最初的意义。

按照现代通行的认识，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应该是一个时代中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博士论文应该是其所专攻的学术领域中最前沿的高水平论文。博学、博识、博大精深，这就是人们对博士和博士论文的期许。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为这些博士论文的完成铺就了基础，那么它们的出版，使他们经过艰辛探索所获得的学术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必将为今后学术的发展和后来者的进一步超越提供一个更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学术成果的公开出版，把各种新的思想、理念、观点、方法、假设、结论公诸于众，有利于学术的争鸣，也有利于它们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决定出版这套“博士文库”丛书，还因为我

们现在正面临汉语国际传播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挑战。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2001年，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留学生教学之后，学院成为独立的实体学院。

2003年，经过教育部专家组严格的评审，学院入列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八大基地。

从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中已经有了25名博士。他们来自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所学的专业有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加盟不仅大大改变了学院的学位结构、学缘结构，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学院的师资水平。科研项目、科研成果不断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我们希望通过“博士文库”丛书的出版，造成奋发向上、勇攀高峰、争创一流、生气勃勃的学术氛围，使海内外的学子向风慕义，负笈而至；使我们学院派往海外的教师更具魅力，把汉语言、汉文化传播得更加广阔更深远。倘若能够如此，那就不负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的初衷了。

石 锋 施向东

二〇〇九年七月序于南开园

序

王红厂博士原来是天津大学俄语教师，2002年至2005年在我的指导下攻读汉语语法博士学位。他十分刻苦努力，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复合方位词“前后”“左右”“上下”研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沈家煊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浙江大学王维贤教授、苏州大学朱景松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邢欣教授等专家的好评。严格评审之后，经过沈家煊教授主持的答辩，王红厂获得了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在王红厂博士任教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这部专著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显著特点是题目小。我觉得选题小，便于深入的开掘，因此我指导的博士论文一般是具体的小题目。具体的适中的题目如他的同事王国栓的《趋向问题研究》、王景荣的《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小题目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的刁晏斌教授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描写11个虚义动词，写了37万字；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彭爽教授的《现代汉语旁指代词的功能研究》考察6个旁指代词，写了19.6万字。这样容易得到学术界同行的认可，他们毕业后分别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跟我其他的博士生选题一样，王红厂博士的题目也很小，而且创了小的记录。他只选取“前后”“左右”“上下”三个反义复合方位词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几个词都从指空间方位转指时间方位，都有“约量”的特点，这几个词功能的相同相异之处比较复杂，值得研究。描写研究现代汉语方位词包括复合方位词，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应用有参考作用。

语法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弄清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该文对相关领域资料比较熟悉，理解掌握了各家语法理论和研究成果，具有较高较强的现

代汉语语法独立研究能力,运用语义功能语法理论框架,吸收当代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配价语法理论以及当代研究这一小类方位词的论文中有价值的观点,综述精当客观,参考文献全面。该书在综述基础上对现代汉语方位词提出了清晰的个人研究思路,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以描写为主,同时注意解释,具体、深入、详尽地颇有创意地研究了表示约量的“前后”“左右”“上下”三个复合方位词语义句法功能和语义选择,特别研究了哪些语义小类的名词、名词组、动词、动词组、小句能和这些复合方位词搭配使用以及结合使用时的句法位置,指出不同的指称义与句法位置的分布有关,指出不同的结构式体现的语义差异何在,分析很细致。前人没有这样系统地做过。作者用力甚勤,为了考察“V 前后”,作者统计了 5800 万字的语料。作者用实践检验和展示了语义功能语法的实用价值。论文反映作者驾驭汉语的表达能力很强,很务实,有不少精彩的分析,材料丰富,结论准确,令人信服。该文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例如表示空间意义的“前后 1”作主语时,其参照点可以在句内,也可以在句外的上下文中;表示时间意义的“前后 2”作主语时,其参照点一般在句外。如指出“V 前后”中 V 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动宾结构达到近 70%,加上主谓结构,能在这个位置出现的动词性句法结构差不多占了 91%。这说明,动词的结构也会对动词能否出现在“V 前后”格式之中产生影响。

为避免王婆卖瓜,介绍这部专书最好的办法是综述评阅专家的意见。以上主要是评阅书里的评语的综述。

马庆株
于忧乐斋
2009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 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1
2. 语法学史回顾：方位词的立类过程及其学术价值	2
3. 方位词的范围和次范畴分类	11
4. 方位词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6
5.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理论方法	23
6. 本文的主要内容	25
第二章 复合方位词“前后”研究	27
1. “前后”的意义和分布	27
2. “前后”的义项对句法功能、句子情态的影响	36
3. “X 前后”格式对名词的选择	48
4. “X 前后”格式对动词的选择	67
5. “X 前后”格式对词组（小句）的选择	82
第三章 复合方位词“左右”研究	101
1. 表示概数“X 左右”的意义和分布	101
2. 表示时间的“前后”与“左右”的区别	113
第四章 复合方位词“上下”研究	123
1. “上下”的意义和分布	123
2. 表示概数的“X 上下”与“X 左右”的区别	133
第五章 结语	137
参考文献	142
后记	152

第一章 绪 论

1 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邢福义先生认为,当今的汉语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是相补互促而又互成因果的两个问题。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并明确指出,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之所以至今尚未成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事实的了解基本上仍然处于朦胧的状态。^①

语法研究的目的是要搞清楚语法单位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遵照学界前辈语法研究应该务实的教导,本文便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为宗旨,希望把相关的语法现象描写得更全面,相关的语法事实解释得更清楚。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语言现象,对此沈家煊先生指出有两条路子:一是从语言结构内部去寻找解释,一是从语言结构的外部去寻找解释。^②从整体上看,本文主要依据的是前者,即形式主义的路子。

复合方位词是方位词中的一个结构小类。本文只选取了“前后”“上下”“左右”三个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三个复合方位词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从结构上看,三个词都是由两个意义相反的词素构成的反义复合词,具有相同的构词模式。二是从意义上看,这三个词除了表示空间或时间意义之外,还可以用于数量结构、名词性成分或动词性

^① 邢福义:《〈华中语学论库〉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② 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8~9。

成分的后面表示约量,可以说意义近似。三是从用法上看,“前后”和“左右”在表示时间的用法上存在交叉,“左右”和“上下”在表示数量的用法上也存在交叉用法。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不会存在完全同义的语法结构。马庆株先生指出:“语言中存在的格式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异构的同义格式的同义不是绝对的,它们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语义的分化。……从另一方面说,可以研究各种意义分别用怎样的形式来表达。”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分析各个词与其他句法单位共现时的选择机制。这就是我们选题的原因。

有关复合方位词“前后”“上下”“左右”的相关研究文献非常少,吕叔湘先生1980年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指出了它们的意义和分布环境,但是还不够细化,远远不能满足语言教学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需要。比如该词典提到“X前后”的时间义用法时,指出名词、动词及小句可以出现在这种格式中,很显然不是所有的名词,也不是所有的动词或小句都能够出现在这种格式中。也就是说,“X前后”这一格式对名词、动词的小类,以及词组(小句)的类型都具有选择性。另外,三者之间的用法也存在交叉,相同的用法到底有没有区别或倾向性的规律,这一点前人和时贤也鲜有涉及。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和时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搞清这种选择的机制和有关的语法规律或倾向性的规律。

2 语法学史回顾:方位词的立类过程及其学术价值

2.1 虽然汉语中方位词的地位和范围一直以来争议颇大,但近年来随着功能主义学派,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人类认知有密切关系的方位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相关的论著也层出不穷,这使方位词成为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这样从语法学史的角度对汉语方位词的地位进行一番梳理,不仅可以对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且也有利于看清其脉络,了解各种观点和论说。

2.1.1 在汉语语法学的创立时期(1898—1936)^①,前人由于着眼于语言的共性,方位词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这可以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语法》中窥见一斑。《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真正诞生,由于作者朴素的语言共性论思想,该书主要是模仿拉丁文语法体系建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在《马氏文通》中词类的划分基本上是比较多的拉丁语,没有专门介绍方位词,不过我们可以从该书的论述中,作出判定。马氏在谈到假借现象时,曾举了如下的例子:

孟梁上:“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并注“‘东’‘西’‘南’三静字,今先动字,以状其处也”(马建忠,2000:230)。可见,他是把方位词归入静词也就是形容词。但由于马氏又把词类和句子成分对应起来,这样又把位于动词之前的方位词看作静字假借为状字,也就是副词。虽然马氏因时代的限制其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对方位词的很多用法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比如,指出“上”、“下”、“左”、“右”、“内”、“外”、“中”等方位词“缀于地名人名时代之后”用来“记处记时之语”,这明示方位词组可以表示处所和时间;在句子中作“状辞”也就是状语等。(马建忠,2000:244)我们可以说,在《马氏文通》中马建忠对方位词的分布和用法作了初步的描写和分析,为方位词的研究作了最初的探索。

陈承泽的《国语法草创》^②中“名字”是“字之表‘物’‘时’‘所’或‘物’‘时’‘所’之一部者为名字,表数之单位及度量衡与记号之字,亦物之属也”。这个名词的定义既包括了《马氏文通》中所说的“一切事

① 关于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的分期及各期的总的特点,我们采用的是马庆株先生依据语法研究着眼点的变化而得出的结果。详见《20世纪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分期问题》,载《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② 该书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依据的是1982年版,第27~28页。

物”，也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间词”、“处所词”、“量词”和“方位词”，而且明确指出“‘上’‘下’‘左’‘右’‘前’‘后’‘东’‘西’‘南’‘北’等，表所之方位之字”也属名词。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一些语法教科书中有关名词的次类或附类就可知，自陈氏之后语法学家对名词类的划分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或以此为借鉴的。可见其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字类”在该书中就是“词类”，可见“方位字”也就是“方位词”。陈氏不仅第一个提出了方位字这一术语，而且第一个把方位词归为名词的次类。

2.1.2 经历三十年代文法革新大讨论，开始了汉语语法特点的自觉探求，以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为代表，都是以努力摆脱西洋语法的羁绊着力探求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为目标，力图建立起反映汉语语法的特点的新的语法体系。从此进入了着眼于语言个性的阶段，即发展时期（1936—1985）。这一时期由于描写语法学的发展和结构主义的引进，加之五十年代的词类大讨论，方位词逐渐受到了语法学家的重视。这体现在，方位词在这一时期重要的语法著作中被单独立类或者作为名词的一个小类被提出来加以研究。

吕叔湘先生（1942）在《中国文法要略》中除了把词分为七大类外，还添列了方所词和时间词，并在表达论中单独辟出一章讲方所范畴，指出专门表示方位的方位词自成一类，并常常和普通处所词联合起来使用。^①这是“方位词”这一术语第一次使用。在该书中，吕叔湘先生对方位词的探讨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方位词的用法。他指出，白话里用方所词，除地名外，大都加用方位词；方位词位于名词之后时，二者中间可以加“的”；处所词上文已出现时，方位词可以单说；方位词如“前”、“后”可以用在时间方面。二是注意到同义的单音节和双音节方位词，在意义上有所不同，单音节的方位意义更模糊，双音节的方位意义明晰。同时，注意到方位词往往具有非方位意义。如“这两本书里头，你喜欢哪本？”与“他的好文章都在这两本书里头”中的“里头”显然不同。可以说，描写分析相当的敏锐。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92，195。

赵元任先生在《国语入门》(1948)中提出了定位字,^①并描写了定位字的语法位置,以及单双音节的区别。明确指出,单音节的定位字永远是黏附的,如“屋子里”,双音节的定位字是自由的,如“上头没人”,由定位字构成的向心复合词的结果是时间词或者地位词,即处所词。

丁声树先生等(1961)所编《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词类划分与《北京口语语法》大同小异,也把方位词称之为定位词,后改为方位词,并作为名词的一个小类。虽是作为名词的小类,但是作者单独辟出一章对方位词、时间词和处所词的用法分别作了比较全面地阐述,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至此,虽然方位词还没有单独立类,术语也还没有统一,但是方位词这一术语的提出以及对方位词的描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这大大提高了方位词的地位。

在《汉语口语语法》(1968)中赵元任先生始将方位词单独列为一个词类,此后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等先生都把方位词单独列为一个词类,与名词等并列作为体词的一类。方位词是否应该单独立类,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把方位词列为名词的一个特类。所以,张斌(1984)就方位词的归类提出了三种方案:单独立类、作为名词的附类、列入名词。

2.1.3 在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时期(1985—),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是个性和共性并重。语法研究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形式主义又有功能主义,语法研究的目标也从单纯的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转向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再到对语言共性规律的发掘。这一时期对方位词的观点仍存在单独立类和作为名词小类或附类的分歧,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如钱乃荣主编(1990)主张把方位词归入虚词一类,以便和“方位名词”相区分,刘丹青等秉承戴浩一(1973)提出的方位词为后置词的说法。与方位词相关的研究和前两个时期相比,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不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的,而且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视野也大大开阔,从静态描写转向动态研究,从关注方位词或方位结构的语法特点、句法功能转变到对其功能、语用、认知的研究。更有一批有价

① 我们参照的是李荣先生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

值的论著问世，下面我们会提到。

2.2 学界之所以对方位词单独立类有分歧，是因为方位词和名词有一些共同的语法特征，最主要的依据是，绝大部分方位词能够单用，能够作主宾语。朱德熙先生（1985）早就指出，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特点便是“汉语的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汉语中动词、形容词都可以单用，也能够作主宾语，但它们并不归入名词，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另外还应该考虑到词类的功能有优势和劣势分布之别，按照郭锐（2002：284）对句法成分的词类构成统计，方位词作主语的比例只有0.2%，作宾语的比例只有3.8%。而只有“3%的名词不能作主语，2.4%的名词不能作宾语”。方位词和名词在句法功能上也差异甚大，所以方位词能够作主宾语也不是把它划归名词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把方位词归为名词的附类或小类的学者，过度重视了二者的相同之处。其实，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

2.2.1 一般名词的划分我们是根据两条标准：可以受数量词的修饰；不受副词的修饰。^①反观方位词，方位词不受数量修饰，有时候会听到“一个南，一个北”，“一个东，一个西”等类似的句子，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省略了动词的紧缩形式，而且从语法结构的分析上这也不是数量结构，因为数量结构语法性质是偏正结构，而这是主谓结构。倒是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单纯方位词如“前”“后”“内”等，以及合成方位词如“之前”“之后”“之外”“以前”“以后”“以上”“以下”“上下”“左右”等前面有数量词语。比如可以说：

五天之前/以前
十年之后/以后
两小时前/后/内
三十岁上下/左右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

五吨以上/以下

这种“数量词+方位词”构成的词组与“数量词+名词”构成的数量词组虽然从语法性质上看都是偏正结构,但是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数量词+名词”构成的数量词组一般可以变换成“名词+数量词”的主谓结构。如:

五个碗→ 碗五个
 一公斤大米→大米一公斤
 一米木料→ 木料一米
 三筐苹果→ 苹果三筐

而“数量词+方位词”构成的词组不能变换成“方位词+数量词”的结构,或者可以变换,但不是主谓结构。如:

两小时前/后/内→ *前/后/内两小时^①
 五天之前/以前→ *之前/以前五天
 十年之后/以后→ *之后/以后十年
 三十岁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三十岁
 五吨以上/以下→ *以上/以下五吨

可见,方位词和名词的语法性质是不同的。

2.2.2 一般名词是不受副词修饰的,而带后缀“边/面/头”的合成方位词、部分复合方位词(底下/头里/当中/中间)以及少数单纯方位词(左/右/后)可以受“最”的修饰,口语中也可以用“顶”“紧”,例如:

最/顶前面/东边/西部/底下/中间
 最/顶左/右
 *最/*顶上下/前后/左右/内外

① “前两小时、后两小时”等虽然能说,但不是主谓结构。

例外的是“后”，但“最后”已经语法化为一个词了。另外，方位词“左”和“右”的引申义还可以受程度副词“很/极”的修饰，来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是激进的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反动的。单纯方位词和带前缀“之/以”的方位词为什么不能受“最”修饰？我们认为这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这些词有的不能够自由运用，二是这些词本身的词汇意义。第一点说的是那些黏着词，如单纯方位词等。这是因为程度副词不修饰黏着词。第二点是有些词的词汇意义和其参照点的制约。石毓智（1992：156）在讨论“最”和形容词的搭配时，指出“‘最’所确定的范围看作是个‘量点’，这正与定量词语的语义特点相吻合。也就是说，由最、顶、极组成的形容词短语，范围确定，在量上没有伸缩性，具有定量性”。这也适用于方位词，如“以前”“以后”虽然可以单用，但是由于其参照点是以说者或写者说话或写作的时刻为参照，即参照点不具有定量性，所以不能和“最”搭配。而“上下/左右/前后”等复合词，本身是由反义词构成的，表示的是一种概数、约量意义，也不具有定量性，所以也不能够与“最”搭配。

为什么带后缀“边/面/头”的这些方位词能够受“最”修饰？邢福义先生（2000）指出：“最 X”有时是一种客观性表述，其表现为计量测定性和定较抉择性，这种客观性的“最”可以证实，可以辨伪；另一种是主观性表述，这是一种主观心态的表述，属于情绪性的认定，这种主观性的“最”是不能证伪的。显然这种区分辨别是很有意义的。在谈到“最+方位词”时，邢先生指出，“由于方位可以测定，因而这一形式通常用于客观性表述”。但是具体的原因是什么？邢先生没有明确说明。我们觉得从参照类型上来分析会比较好。方经民（1987）根据参照点的选择，把方位参照类型分为外物参照、整体参照、自身参照三种。我们发现“最”所修饰的方位词，其方位辖域总在其参照物以内。也就是说，属于整体参照。如：

（1）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到处都是彩旗，上面写有斗大的红“武”字，古建筑群的南边是一片竹屋，上面写有“武当山影视基地”字样，西边的空地上，三排架子上挂着几十个沙袋，最东边是一处大院子，几十间瓦房里是武术学校的宿舍和练功场地。（《北京青年报》2003-01-23）

(2)我木呆地站在了门口,看到了最里边坐着三四个人,有男的,有女的,围着一台电脑。

(3)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底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4)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他们要在这里排队集合、登上天安门。毛泽东自然站在了最前面,朱德紧随其后。(董保存《毛泽东与天安门》)

(1)句中的“最东边”是指“古建筑群”这个参照物本身的最东边,同样(4)句中的“最前面”是指一排队伍的最前面。可见“最+方位词”之所以成立与前面的参照点是分不开的。当然,有的时候,其参照点是一个内置参照和外置参照的结合。比如在一个礼堂里有一排排的座位,假设甲坐在某一排座位的中间,这时他如果说“我”最左边是乙。那么,这个参照点是一个复合参照点。甚至有时是人的一种心理认知原因,把所看到的一些事物看作一个整体。如:

(5)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余华《活着》)

句(5)中的“最前面”其参照范围,是把“五六个人”看作一个有形的整体(如队或列)来看待的。当然判定相对方位时,还要受到参照点的朝向、运动方向、观察点的位置等因素的制约。

另外,从充当“最+方位词”的参照点的成分来看,其应该是具有[+范围义]的名词或名词性成分。这和石毓智先生说的定量性原则上是一致的。

总之,不管“最+方位词”选择哪种参照点,在说话人或写作人的心里,都存在一个范围化或整体化的过程。